

诗词里的除夕



团圆与欢乐：
除夕夜的温馨时刻
除夕之夜，家家户户灯火通明，欢声笑语不断，这是中国人最为珍视的团圆时刻。在诗词中，这样的场景被无数文人墨客所描绘，成为永恒的经典。

遥夜迟迟烛有花，
家人欢笑说年华。
人生勿苦求身外，
常得团圆有几家。
——文徵明《甲寅除夜杂书五首·其五》

文徵明笔下的除夕之夜，充满了家的温馨与欢乐。在文徵明眼中，世间最珍贵的幸福并非身外之物的堆砌，而是家人围坐的团圆时刻。

畴昔通家好，
相知无间然。
续明催画烛，
守岁接长筵。
旧曲梅花唱，
新正柏酒传。
客行随处乐，
不见度年年。
——孟浩然《岁除夜会乐城张少府宅》
这年除夕，孟浩然远赴江南，探访同乡挚友张子容。张

子容在府邸热情款待，灯火通明，佳肴满桌，气氛温馨愉快。席间，歌女轻唱《梅花》旧曲，柏叶浸泡的美酒在宾客间传递。这杯“柏酒”在古代是年节专属的吉祥饮品，承载着驱邪祈福的美好祝愿。即便身处异乡，真挚的友情也让除夕充满暖意。

年俗与传承：
除夕夜的习俗与仪式
除夕夜的习俗丰富多彩，从贴春联、挂灯笼到放鞭炮、吃团圆饭，每一项习俗都承载着中国人对新年的美好祝愿。在诗词中，这些习俗被赋予了更加深厚的文化内涵。

东村西村作除夕，
高炬千竿照田赤。
老人笑祝小儿歌，
愿得宜蚕又宜麦。
——高启《照田蚕词》
明代诗人高启在《照田蚕词》中，描绘了除夕夜村民放鞭炮、庆丰收的场景。
北风吹雪四更初，
嘉瑞天教及岁除。
半盞屠苏犹未举，
灯前小草写桃符。
——陆游《除夜雪》
陆游在《除夜雪》中，为我

们展现了书写“桃符”的场景。除夕夜四更时分，北风裹挟着雪花飘落，诗人正在灯下提笔书写桃符——这便是春联的前身。

银灯守岁未应眠，
一听阳春自洒然。
更祝明朝风日好，
梅花满眼踏新年。
——吴与弼《除夜次唐诗韵》

“三十晚上熬一宿”，守岁是年三十非常重要的传统习俗。相传，人们在腊月三十晚上要躲避和驱赶年兽，后来慢慢形成了“守岁”的习俗，全家人聚在一起“守岁”或“熬年”，既有对逝去的旧岁惜别留恋之情，更有对即将到来的新年殷殷期盼之意。

浪漫与唯美：
除夕夜的诗意表达
除了团圆、欢乐与思念之外，除夕夜还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在诗词中，这种向往和追求被赋予了浪漫与唯美的色彩。
爆竹声中腊已残，
酥酥酒暖烛花寒。
朦胧晓色笼春色，
便觉春光不一般。
(摘自《阅读》2026年第1、2月合刊 范诚君/文)

——朱淑真《除日》
诗中描绘了除夕之夜爆竹声声、酒暖烛寒的场景。随着朦胧晓色的降临，春色悄然笼罩大地，诗人感受到了春天的气息和未来的美好。这份对春光的敏感，正是除夕最动人的诗意。

岁阴穷暮纪，
献节启新芳。
冬尽今宵促，
年开明日长。
冰消出镜水，
梅散入风香。
对此欢终宴，
倾壶待曙光。
——李世民《除夜》

开创了贞观之治的唐太宗李世民，在诗中表达了对新年的美好祝愿和期待。岁末年初之际，他感慨时光匆匆、岁月如梭。然而，他依然对未来充满信心 and 希望。冰雪消融、梅花绽放，美好的春天即将到来。在这样的时刻，他倾壶畅饮、欢度佳节，期待着新年的曙光。作为帝王，那份对万象更新的期盼，与寻常百姓并无二致。

(摘自《阅读》2026年第1、2月合刊 范诚君/文)

那些“年轻”的汉字

几年的谩骂和攻击。
好在叶圣陶、鲁迅、胡适等文学界“大咖”们欣然接受了“她”字，还借助这个字在文学作品宣传和推动妇女解放，使“她”字逐渐得到了推广。

1932年，民国政府推出的《国音常用字汇》正式收录了“她”字。

无中生有的字：烤



直到民国初期，“烤”字还没有出现。书面表达中，人们依旧用“炙”“炮”“爇”来表示“烤”的意思。

1946年，书画大家齐白石应邀去北京的一家清真烤肉店就餐。当时齐白石已经是82岁高龄了，牙口不好，但这家店的烤肉极为鲜嫩，入口即化，让他赞不绝口。店老板也

是个聪明人，主动为客人免了单，并邀请齐白石为其题写店名招牌。齐白石欣然允诺。

可是，齐白石在提笔时犯了难。他查阅了很多辞典古籍，都没找到合适的字，最后索性自己杜撰了一个。考虑到烤肉要用火，他便取“火”作偏旁，又取“考”的发音，造了一个新字“烤”。之后，那家烤肉店挂起了新招牌：清真烤肉宛。

自此，“烤”字开始被广泛使用，并被字典正式收录。

因抗战而生的字：垮
抗战时期有很多宣传抗日的口号，如“团结一致打垮日本帝国主义”“日伪政权必将垮台”等。当时“垮”有音无字，这让对敌宣传工作产生了诸多不便。

1939年，著名文学家、社会活动家夏衍在桂林主持《救亡日报》，推动抗战文化运动。

当时，中国人在口语中经常用到的“垮”字，是倒塌、瓦解之意。夏衍就根据汉字的造字规律，创造出了新的形声

字“垮”。

去繁就简的字：砼
砼，意为“混凝土”，由著名土木建筑结构学家蔡方荫于1953年创造。

蔡方荫曾留学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1930年回国，先后受聘于东北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

蔡方荫在授课时发现，在很多学生的课堂笔记中，凡是出现“混凝土”的地方基本空着。当时，蔡方荫也经常去建筑工地考察，他发现，工地上的技术员写“混凝土”时不仅费时，还经常出错。于是，蔡方荫在教学中开始用“人工石”代替“混凝土”，后来进一步将其简化成一个字“砼”。

1955年审定颁布的《结构工程名词》一书正式使用了“砼”字。后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正式批准了“砼”与“混凝土”同义、并用的法定地位，使其成为我国工程界的专用字。

除以上汉字，近现代创造的字还有鲁迅先生发明的“獠”字，以及一些表示化学元素的字，如镁、氮等。(摘自《江苏科技报》凯三叔/文)

“愿自己好，也愿别人好”所蕴含的外交智慧

1965年2月19日，毛泽东会见了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说：“中国人民见到非洲的朋友很高兴，我们很高兴，因为是相互帮助，不是谁要剥削谁，都是自己人。我们不想打你们什么主意，你们也不想打我们什么主意。我们都不是帝国主义国家，帝国主义国家是不怀好心的。”

1967年9月，三国代表团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政府、赞比亚共和国政府关于修建坦桑尼亚—赞比亚铁路的协定》。中国先后派遣工程人员5.6万人次，高峰时期中国在场工程人员1.5万人。投入物资机械83万吨，提供无息贷款9.88亿元人民币。铁路完工后交由坦桑尼亚、赞比亚两国组成的铁路局共管，中国继续提供无息贷款和技术支持以协助其营运。

在非洲，中国当时的投入数额远不能与美国、苏联比，但成效要远比美苏深远。为什么呢？中国的帮助是东方

式的功和不功分；美国与苏联则是西式的劝分不劝和。中国援非工程人员和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帮人家把路修了，最后还交了朋友。

苏联曾连续10年击落美军侦察机

从1945年5月起，美国空军就开始对苏联远东地区展开侦察。美国飞机经常在苏联的堪察加、楚科奇和南千岛群岛地区越境侦察，甚至还经常在苏联的太平洋舰队舰只和军事基地上空飞过。

在不断受到美国飞机骚扰的情况下，苏联军队终于忍无可忍开始反击。1945年5月20日，太平洋舰队在楚科奇地区的高炮部队首次向两架美国空军B-24飞机射击。7月11日又向进入这一地区的P-38侦察机开火，但这两次射击均未击中目标。

1945年8月7日，两架美国空军的飞机用机枪向在楚科奇海域巡逻的两艘苏联边防巡逻艇扫射，造成苏军士兵8人死亡、14人受伤。这一事件表明，美苏两国开始不宣而战了。

1950年4月8日，首次造成人员伤亡的一场空战发生了。当天，美国海军1架“私掠者”侦察机从西德出发，进入苏联波罗的海海军基地上空侦察，苏联出动4架拉-11进行拦截。双方交火的结果是，美机被击落，10名机组人员从

此杳无音讯。

根据双方后来解密的档案文件，凭借先进的航空装备，美国人肆无忌惮地在苏联军事基地和城市上空飞行。仅这一事件发生后的10年间，美国侦察机81次进入苏联领空和领海进行侦察，几乎每年都有至少1架电子侦察机被苏联方面击落。

此外，苏联于1956年首次出动米格-17战机无功而返后，苏联领导人召集航空专家询问。专家称，世界上还没有能够飞到两万米以上高空的飞机，因此指责飞行员谎报军情。直到1959年底，苏联防空军才装备萨姆2新型防空导弹，并于1960年成功击落一架在苏联侦察的U2飞机，从而结束了西方高空侦察机在苏联领空畅行无阻的历史。

(摘自《世界新闻报》曹岳/文)



毛泽东主席会见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

就表达了“大家好的主义”：“取世界主义，而不采殖民政策。世界主义，愿自己好，也愿别人好，质言之，即愿大家好的主义。殖民政策，只愿自己好，不愿别人好，质言之，即损人利己之政策。”

1955年3月8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我们要将中国都搞好，再把眼光放大，要把全世界都搞好。”毛泽东在新中国对外援助中坚决摒弃了帝国主义模式，我们不能再让其他国家的人民再经受中国人曾受

了，就是对当朝的官员们也不多见。
八国联军退走后，慈禧西狩回宫没几天就召见了谭鑫培，见他重病缠身，慈禧柔声细语地嘱他多休息，还嗔道：“我不准你死，你就不能死。”慈禧对谭鑫培的恩赏连大太监李莲英都忌妒，有次李莲英故意撩拨慈禧点谭鑫培不熟悉的《盗魂铃》，结果，长相清瘦的老谭扮成猪八戒，反而有模有样，娇俏滑稽，惹得慈禧大笑。

还有一次，朝廷权贵庆亲王奕劻给福晋做寿，请谭鑫培同贺，谭鑫培大病初愈，不能登台献艺，约定了只到场祝贺。酒过三巡，庆亲王突然提出请谭鑫培赏脸唱两出戏，谭鑫培也不含糊，拱手说：“实在是病体难支，即便是军机大臣下令，也难以从命。”

要知道，清末京剧名角都是有脾气的，而且一诺成金，说不唱就是被捆到戏台柱子上打也不唱。谭鑫培又调侃道：“除非军机大臣跪求，我也就只好不顾性命唱两出了。”这句本来只是个圆场活跃气氛的话，谁知话音刚落，军机大臣那桐竟然扑通一声跪下了，高声说：“请谭老板赏脸。”那桐一跪，谭鑫培只好从命。

(摘自《国家人文历史》)

到的屈辱。1967年毛泽东在接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说：“全世界如果不解放，中国这个国家就不可能最后解放自己，你们也不可能最后解放自己。”早在1960年，毛泽东就考虑用新的“逻辑”即如何将共产党人的理念应用于全球治理问题。5月8日，毛泽东提醒拉丁美洲的朋友：西方国家和美国的逻辑同我们的是两套。朋友们，哪个对，将来看吧！总有一天，美国人民会不喜欢帝国主义制度。

毛泽东就是这样，在国家外交处于最困难的时期，面对两个大国的夹击，以斗争求和平，敢于斗争，也善于斗争，在对手的敬畏中主导着历史的方向，同时也为十年后的中国改革开放放下了伏笔。

(摘自《北京日报》张文木/文)

军机大臣给谭鑫培下跪

还有一次，朝廷权贵庆亲王奕劻给福晋做寿，请谭鑫培同贺，谭鑫培大病初愈，不能登台献艺，约定了只到场祝贺。酒过三巡，庆亲王突然提出请谭鑫培赏脸唱两出戏，谭鑫培也不含糊，拱手说：“实在是病体难支，即便是军机大臣下令，也难以从命。”

要知道，清末京剧名角都是有脾气的，而且一诺成金，说不唱就是被捆到戏台柱子上打也不唱。谭鑫培又调侃道：“除非军机大臣跪求，我也就只好不顾性命唱两出了。”这句本来只是个圆场活跃气氛的话，谁知话音刚落，军机大臣那桐竟然扑通一声跪下了，高声说：“请谭老板赏脸。”那桐一跪，谭鑫培只好从命。

(摘自《国家人文历史》)